

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二

兩漢文選序

禮樂合編序

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無近第稿序

姚宮端沆瀣集序

題邵氏墓圖

何玄子易詁序

陳大士古文稿序

義士葛成像贊

俞太母八十壽序

全邑侯政紀序

壽錢叔弢年伯五十序

茶菴小引

祝尊光稿序

壽周年伯母九十序

賀黎博菴生日序

葉必泰稿序

吳年伯母湯太夫人壽序

周其章稿序

程楚石程墨選序

孫大宣稿序

題黃石齋先生贈徐振之詩

癸酉行卷定本序

趙我完稿序

壽李母沈太君五十序

龔母吳孺人節孝略

七錄齋文集近稟卷之二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選

兩漢文選序

兩漢文世無佳選曩聞梅禹金先生本最善惜未見也比歸家受先漢文選成讀之歎其神絕然不觀梅氏本心終不安千里寓書朗三索其故稟朗三者先生孫學行能光大其先人者也

朗三鄭重祖父舊書向度藏之以予與受先之
請始出相示讀之益歎受先之選精尤絕倫與
梅氏合轍也梅氏之書人自爲第意在網羅故
聞義存堙沒斷碣碎碑簡括恐後閨房之辭鬼
神之句云繫漢代一字必留受先則以體用爲
主大章短篇事貴明顯登其全文緩錄殘闕然
梅本次世系論存亡人各成卷據代修職便于
覽考受先分建文體務張法式篇以類從上自
詔令下逮筆札疏別昭整兼有華質梅本聚書

既多採文尚隱兩漢諸子衰然有書者別爲子
家不入文目詩賦騷歌漢體最長有韻之言與
文殊路復設一選不關其科受先大致亦然子
書韻語別爲選論文始專塗事雖不謀理實同
致極逼人之能事可謂前不負述後不嫌創也
且讀梅本者案滅沒之事臚闕疑之書一文異
傳縱恣冥括曹不典論鍾嶸詩品繇此而生讀
張選者尊國君貶亂賊崇令主黜百夷篇書其
所來人記其所出賢愚治亂發策煥如如登宗

廟朝廷禮樂備矣此文紀文選所爲竝行彌邵
無辭眩曜者也達者受先弃予念之數年著作
分任從厥攸好自漢迄元代當有文左右史書
記言記事稽古爲烈受先慨然承業今且施之
功用梅禹金先生則有皇霸文紀至陳隋終焉
君子之學何多同乎予又幸不孤矣

禮樂合編序

禮樂之難興也有二失焉其不知者畧之謂治天下尚法爾無所用之其知者迂之則曰禮樂百年後興非今日所敢議也二說堅定雖有明君察相不能奪矣嗚呼世衰道放學者鮮宗六經同歸禮樂爲急設徂故常其事遂絕此日齋合編之作所以亟見於天下也其書摠括通整凡王者治世之具悉繫禮樂春秋筆削大易幽贊指存宏鉅命名攸始詩書之文各引其類後

代史志咸見收錄書旣成予顧而歎曰學校徵禮樂廢矣董仲舒劃向漢大儒也志興禮樂務先庠序班固作史愴然太息於光武之明堂辟雍顯宗之宗祀養老蓋貴本也東都太學盛聚空名唐宋學舍競資利祿末世之事所爲病古也豈作者之失哉夫禮樂之事同屋而議一師曉曉智者乘慮愚者宣力如作室造梁事皆可見學宮不修肄業無地是故樂云鍾鼓禮云玉帛昔人所譏以今言之器久不辯又曷救乎宋

推察精隱力崇三始不得已而稍遷其說謂
爲禮先其可及正樂先變歌章修之以漸久乃
造徵此亦聖人鼓舞之意二雅續正之指也

祖諭羣臣曰叔孫通儀雖雜就必需百年禮樂
墜地魯兩生何涇涇也是故作禮樂者非斷不
成陶凱旣製樂章復進羣臣言曰通禮不通樂
無以感人心通樂不通禮無以正風俗是故作
禮樂者非兼不明斷與兼

祖宗之志也言於今日則王者之所守也孔子

七
與顏淵論禮樂自今不變者獨夏時爾韶之下
也胡舞升殿冕之蕩也女主祀天本天時者不
易沿人事者數窮使後之修禮樂者如敬天時
焉亦可以不荒矣口齋博論今答所著弘廣禮
樂之出四瀆之歸也本諸庠序不敢不勉焉若
東海瑕丘徒祭以官博士弟子紛高彼師豈其
指哉

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經學之不明講說害之也予心惻焉意欲廢講說而專存經解竊取古今書日考之以經爲一類按其書名或存或亡次第採購又遍覽史乘旁及百家與名人藏集其中有一言合經者則取簡首久而成卷私先命名分爲三集自周迄唐曰古解宋元曰通解今則曰國朝經解自周迄唐者有見必書有言必存蓋古人說經源流尚近文旨竝深得其一言如寶元龜卽或解

異時王初指自在所謂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
予識焉而已不敢忽也宋元諸儒解經最詳然
稍錯出矣師門相因語言不休複說枝譚往往
而有不得不少辨得失鄭重去取 本朝專以
經學取士流爲科舉其學遂荒縉紳儒林絕口
不吟然訪之著作之家山澤之中巖廊之上亦
有其人或五經彬彬一人兼之或竟其生平止
專一家大都便制舉者必陋務明經者必深采
其最長著之曰 國朝經解亦以見 明興有

人經學未絕也三集旣陳是非備見然後採績
遠近通懷彼我私出擬議爲易書詩春秋三禮
孝經通論以寓己志庶幾微言發明前人不泯
然才識庸短家無藏書卽終歲經營度非二十
年之力不就白首可期成書無日又自悼懼不
遑寢食因念註疏大全二書久懸學宮皮而不
觀目前之憂同心所歎迺先合以論次冀其通
傳夫註傳之學盛于漢疏義之學盛于唐南宋
以後道學盛興註疏稍屈然觀魏鶴山九經要

義專明註疏之學知其說未嘗或止也

成祖命諸臣集四書五經大全以訓天下而十三經註疏復整櫛懸設蓋不讀註疏無以知經學之淵流不讀大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竝列不容偏廢成弘以來學者尊尚大全兼通註疏等爲間書久而講說滋煩人便剽記淪棄大全亦復不論是故道隆而隆道汗而汗二書在今盛則偕存衰則偕亡其執然也然二書難讀亦復有端註傳設義多與今殊疏辭反

覆煩而不殺學者若無斷割遂甘閉目大全尊
注爲本取途旣狹講諺禱張義旨反隱以好便
之人心當難讀之兩逕雖策以功令救敵不給
寢久淹曠能不悲乎予旣傷經學之不能遽明
又恐二書日遠而弗彰也爲去其重複標以異
同使讀者耳目清明知所指嚮夫適路者先問
關梁入室者先歷門庭註疏大全亦五經之關
梁門庭也鹿城李爾公可衛世家子好學尚經
術見予所纂請版行之予迺歸以刪本任流廣

焉

無近第橐序

昨予客燕無近弟日念予欲予歸予歸不兩月
弟車且北矣昔者二蘇相念各有逍遙堂兩絕
句子由詩序謂感於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惻
然久之子瞻亦云讀弟書不可爲懷予遠不敢
望子瞻顧弟之才加以年力似追子由無難者
且予卽才劣兄弟之情則同不能不回翔低首
也無近文數變不離雅常海內通明博濟之士
多稱之或謂其近義益醇有崧高生民之思予

未敢應私與切論甚善其變化應規矩軒軒天地間也弟性至孝少育他氏事兩母如一母在諸兄弟中齒最幼諸兄弟皆呼以弟弟事諸兄弟甚恭愛諸兄弟交口頌其爲人弟好推讓急朋友其童時已然晉傅暢幼不惜金環甚爲魯叔廂所舉若予弟者十歲便當有名也庚午弟已遇復落幸選入格爲明經此不足竟弟用設以質言漢重明經弟之學行亦無負矣予在京師時四方賢士大夫時趣予勸弟行觀其形貌

議論予雖歸諸賢士大夫尚留嗟乎此卽而兄
也盍徃問焉

姚官端沆澐集序

布衣之言升於有位在位之人出言以利天下
其道一也賈生覃精著論克成新書入告漢文
治安大指不離其中子瞻憂傷國事卽退擬制
策設問對行其胸懷人臣奉公義先語言詩稱
雲漢易云斷金無以易矣現翁姚先生慮天下
之故深爲諸生時輒欲上書宰相論當世要害
若沆澐集固得行其道之言也語成數萬年歷

四朝

神宗之季先生始釋躋其時教化醞固萬物曠佚
先生憂其不繼所言務持綜覈察名實循至今
日法令齊一吏民嚴肅解繩而遊可以無動則
博大簡易之說先生三致意焉商周之世無大
相殊成湯伊尹厲於前武王周召和於後鏡世
變以成就治法亦曰因時而已先生十數年來
應 詔有去革之切直主文稱宣公之得人文
俱在世指無所隱徇其殷勤匡納先以至誠非
深思孰察不能知也國家之事一身之事緩急

云何自爲者曰急於一身爲人者曰急在國家
其所爲緩急不敢信也死生吉凶分別在前舍
身而圖事嘗不能及國韓魏公數定大變臨事
即不欲生大臣誠存是心則成事之本也班孟
堅譏訶屈騷謂其不智王叔師辨之百世而下
莫不誦王之美非班之失論人之際小有升降
皆行已之成鑒揆諸大者曷可忽乎貢舉之文
卽不若封事章駁專主糾慝然揚於王庭其事
最著睽睽之目且夕覽考美王公者不必宜於

國人布公道者不必中於時會非先生之精白
一心大文昭回其誰尚焉詩曰樂矣君子直言
是務其拜獻之謂乎又曰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其多士之謂乎

題邵氏墓圖

邵彌僧彌氏圖其先代墓舍示四方予讀之感
焉嗟乎古人防墓繇來遠矣邵氏家世清賈無
石槨頌琴爲觀美然松檟成行土封畢如子孫
歲時清酒食潔衣冠展視堂屋祖考是憑則亦
見容聞聲矣僧彌次第一圖言其上世較之渭
川十畝尤爲近之倘有不戒者丁丁其間予將
告之曰伊獨無毋乎舍肉不食足以教孝苟縱
尋斧是自伐也墓門不遠惜及草萊登覽生哀

有神告焉邵子作圖蓋庶幾歐陽隴岡阡表矣

何玄子易詁序

國朝學易者予心獨高楊止庵錢啓新兩先生
今得玄子而三矣止菴先生之論易也汲汲於
崇古學而黜心易其言曰田何者不言理之始
費直者不言理之終王弼者不言象數之始孔
穎達注弼說不言象數之終又曰焦京以緯亂
易何王以玄亂易易猶有存今之心學無理無
象數是自然之絕也於是次第傳易別宗傳衍
傳正傳轉傳異傳別傳彙傳七端痛言得失辨

哉斯言雖紫陽復生無以過也啓新先生之易
得於王南塘陳蒙山兩先生王陳之易不著錢
氏獨顯先生自言二十年始成象像又十年始
成像抄中云人不知像始於屯終於未濟而已
鄒南臯先生讀其言深歎息焉又謂讀易者當
爲書策居守不當爲書 水蝨害古與楊氏合是
故學易雖多兩家之易稱絕倫矣何玄子今之
學者閩大儒也經傳史載無不通理其業先見
於周易孝經易詁之成聚書十年始得下筆其

說大約折衷衆家斷以己意於遠者寧過信而
存之謂其去聖人近也於近者寧峻防而以理
制之惡私說之囂也書凡數卷古今質文兼焉
立之學宮號何氏易非虛矣或曰玄子習書易
非所素有嗚呼六經一也卽以書言儒者謂精
一執中卽易理欽若昊天卽卦象滿損謙益卽
卦占通變宜民卽卦變枚卜吉從卽蓍法堯舜
以來用易尚矣矧河雒圖書理數一致乎且經
生之弊好便避難無精深之思而喜託易簡之

說揚錢二易行世久詢之學士家鮮或見之予
思何氏書行世以爲秘莫知猶是也然則五家
三派之學宋代鉅儒之論竟絕業不復施用乎
予曰閔閔焉所以序也

陳大士古文彙序

古文之道與時執相上下盛衰之衡因人所好作者不能自繇然物候既至理有恒貴欲以辨力矜尚不攻而屈當夫道風頹敝士習悞論四海同波舟楫靡屆與言大士之文正仁義明得失孰不同聲姍笑指爲見怪者乎乃介生一唱六合從風間有姣妬外示不服而中含愧歎齒牙治兵而詞實竊取此亦足以見人心之不差大雅難以妄託也大士時執摶載充積卽其行

世已有萬篇近復以古文辭稍通人間奇岩峭
雅執唐宋八家名之一無因彷彿大力文止總角
合奏諷其簡筭謂多者不工工者不多昔人所
病觀我大士始知其拙枚舉長卿淹敏路殊同
歸博妙若遇大士皆當斂手精者得之須臾之
閒大者不離尋丈之內嗚呼可謂知言已

義士葛成像贊

義士有聲吳中久死而肖像世謂雷將軍復生也班氏傳潯狹隈稱樓原此皆附王公爲雄耳烏足與朱家郭解道哉義士當中貴蚤出一擊使服吳中無名之稅俱脫其一時不死者天耳天啓之末五人號呼首懸市門何歟五人死不十月墳墓高敞故中貴祠當時所謂上公地也義士願洒掃居守其間今雖後死及地相見可以無恨然五人一奮血肉誅死狼藉義士械處

數年卒。驛吳人猶能見其老人形像。嗚呼。可謂
非時哉。

俞太母八十壽序

太母以武寧外孫水部愛息適俞新宇先生婦
順婦德婦言婦功備矣一時大人先生徵行考
義爲誦鳩鳩詠蘋藻弗敢忘也子彥直孝廉俶
瑋端博友道徧天下當太母八十集四方之言
張諸東壁次第及溥溥不敢文抑與諸子謀曰
組紕修歟臧穀輯歟魚牲之祭必躬必潔歟管
庫出內以禮歟宗老睦歟賓客稱之曰賢歟世
之高梱內者色然而矜震震然以爲不可幾及

自太母視之數者皆餘也太母讀書善論難推
高理學助新宇先生爲建說又在富念貧貴能
及下斯可謂君子矣閨房之性仁儉其恒有也
家或清匱慮存管蒯節食殺服言動不敢先人
一室之內無高深之形樽綴委蛇老幼穆如爲
士人妻者多能之所難居者獨富貴爾清華之
子鳴鼎結轂豐形厚勢莞簟安之旣登天朝體
節彌大外臨以卿大夫之文內繫以內子之職
一物不恪責者衆至僮指以下好爲聲光是故

象服委垂愆積劔釜凡此者豈皆樞金石示焜
燿哉習而忘焉自名爲敬共而瑕疵見于外亦
勢使然也太母執謙應度履順不伐世徒見其
金蟬聯葉門宇峻隆加服增歎謂爲極榮抑知
外觀見豐者無關神明乎詩言無儀趙母戒無
爲好雖女志之通言所以防閑富貴教之以靜
者尤亟今者彥直閑居養志歲時暇豫太母輕
軒升覽帥子孫飲食從微其年歲當古者韋母
之齒狀則子爲太常母號宣文固今日事也壽

太母者兼賀彥直曰非是毋不生此子此非同
人之言蓋古有之出乎四門以望四國不如退
而循之與塾之間聽玉佩之聲察車帷之色不
如觀其訓子者可以得陰事之實二三子夫各
有毋鶴鳴聲聞亦言其本而已

全邑侯政紀序

萬家之城諸侯有之紀爵而書曹滕剡費皆侯屬也若以觀德如聽樂焉或降於列國或登於三代視其所爲主者不拊不搏可以意服也侯之任崑也不三月而民歌甫基而邦之人大靖締綌懷之鳩鳩附之則曰斯邦之弗鳩弗集亦越有年自今賴焉葆首者息擊轅而靡穀者式燕飲食非侯緊誰之施觀宓子者於漁觀國子者於道之桃李醅武之後任之以仁苟其放弛

一
卷之二
振之以禮寬之求治也漏而待柳焦毛髮而待
沃勺日夜枯槁而遑遑然以望有秋維侯是究
是使是長是育二者之義不綦備歟

壽錢叔駿年伯五十序

祝人之親者曰子孫盛多祝人之子若孫者曰毋忘祖考此天下之恒辭君子所樂聽也抑有其言矣將徵其人則若之何求之高門如伐鼓焉謂聞聲而廣應也欲世其賢名表宅里焉非當世之淳人潔士不勝也叔駿先生爲中丞纂四子約身謹行退若諸生子裒卿進士官大行視中丞先後顯遇尤早貴先生俯仰其間五十年履道而亨今者吳禹玉先生亦五十兩家同

里子各早達里人持牛酒相屬溥以年家子揖讓獻言顧兩先生少同庠序毛齒雁行雖封公世家相笑莫逆如諸生時旁觀者感叔翁先生德厚輒追道大中丞生平大中丞居鄉久通籍三十餘年粥粥不名其能戒諸子謹視老成溫恭中禮曰人不恭舊爲木中蝨士不循義石田而耕聽斯言也雖孔子宥坐之銘何加焉中丞長君伯蘊先生服德推財日就減削先生左右之贊成其志伯不言貧叔若無貴僮指節焉家

黨安焉中丞旣立廟又祠學宮元旦月節先生
同伯翁兄弟犇奏致敬諸孫二十餘人衣冠拜
道路環視輿不得前然先生貌益莊循墻惟謹
故人弟昆有不輯者則躬趨其門勉之或困不
能婚嫁者成就之邑中人與先生識面卽終身
不獻束矢於公庭其後人亦無負薪行歌爲市
兒患苦者皆太丘之化也曾子曰君子行於道
塗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古之善
事父者莫如子輿善事師者莫如顏子願其義

則同今何以壽先生哉其爲先生之枝者思子
與可也其爲他人也者思顏子可也

茶菴小引

菴在郊外依殿以立若行路視之則大樹之蔭也夏苦燠暑汲水而飲慮傷犇渴北風其涼侵星觸霧或懼瘵裂仁者因事設便闢一丈之廬藥燥涇之節置鑣具湯果喘者望屋而息亦無患於百里矣壺士之惠國君所稱曰夫豚酒可以禱天通於貴賤之數飲食不廢北菴之成予竊有說以處之大熱而民清不袴不襦而民有煖氣善政存焉若列之湯社如祇園所樂命

也

三二一

視尊光稟序

予與受先每過虞山必登子常之堂晏論竟日
徵邑中人物子常輒稱晚仙尊光時晚仙尊光
同讀書山寺與予未識面先以文相示心貴重
其言謂爲國體之材旣樂觀止歎其一致尊光
二弟皆熙妙深典學從晚仙游從問經於予予
不能辭語之曰兄事師事子各有人予無所益
子請以晚仙尊光爲歸庚午晚仙以一經名舉
首尊光邑邑不得達世疑二子道同其所遇懸

濶私質難於子常曰徐之請視它日今尊光果
達揚子其知言耶朋友兄弟或言天生或譬草
木觀尊光之一家有及道焉長者發策幼者負
劍師弟子之禮也嗟仙尊光其墳麓乎有唱必
應聲音周還所自有也間覽兩漢傳紀鄭莊好
客交徧國門徐子者論痛絕交游二者所見各
異不能相通若以告尊光有一室之聚無千里
之宿詠念琴瑟克寧先人則不論不議可以終
古矣子常又言文字者人之布帛德行者人之

身體苟以文致寵寵至而輕棄其德是謂自忘
其身何衣裳爲則尊光先與予有成言矣文純
經行純法其兄弟之志也讀其文者如見三代
韓穆珍珠寶羣連玉未敢方焉古不云乎子言
之歸乎君子抑槩尊光信矣

壽周年伯母九十序

始言女美中言婦德終言母儀內則之次序也
漆室緹縈稱列女而爲婦則無聞伯宗之妻稱
哲婦而爲母則無聞管人慮其不全然以質揆
之專一之性貫于大壑山河之服必基公宮少
齊士行老爲女師所自然也閩章甫周先生予
同年進士官郡司李三載化洽邦人懷之推本
厥生曰維先生有母今年九十矣以望期願相
去十年若視鯢齒散髮七八十許老人則皆其

後生也先生將蒞吳強太夫人從太夫人以年老不任遠行坐堂上訓之曰諸孫成人饗殮無苦吳民數百萬恃子衣食幸毋以白頭爲念嗟乎汝瀆之勉正殷其雷之勸義在古風烈登之弦匏後世衰降其聲不章太毋本二南之指以命官人豈獨訓子凡太夫元士之妻妾咸受辭焉章甫任吳中久簡服節食閔勞百姓歲時戒僕人問太夫人起居未嘗遺一縑曰見鮓而驚見金而變色吾母之宿誓也吳中民不樂靜獄

確擾苦章甫正色挫之以單辭服者多輒書報
太夫人曰吾母喜平反人恃杖而行需此爲咲
樂不敢不告也章甫急民之困萬方振之瘠見
顏色僕夫歸勅無語太夫人謂老人不願闢壯
子憂勞毋相恐也周氏累世通顯兄弟子孫蕃
六藝名四方者咸就章甫受經章甫旣寢時從
太夫人問章句大義太夫人後堂升降進食宗
族皆聚而觀禮大家子婦可以結般相告語也
漢劉子政傳列女頌鄒孟母數稱詩焉謂其善

於漸化則曰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謂其明人母之道則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謂其知婦道則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錯舉風詩以美令人後世能言之士欲申謠咏愧無以加繇太母觀之筭灑而入廟象服而矢言彼姝之化也長則繫夫老則繫子內精五飯潔牖下外畜羣御明婦誠伊教之實也三者見其全矣維子食母維子歸母維吳之人歌舞母徒以齒言猶僅也

賀黎博菴生日序

博翁年未加布即爲海內士宗通籍三年出領文學當事者以東西浙歸之曰通邑大鄉非公莫任也浙接吳楚關閩粵山水鈴轄其間文士衍苗按圖而求如下材木弋鴻鶩不可以名公乘傳來三月周其域一藝之士畢登從來秉文者未有也八月之六日當公生辰同社聞子將陸夢崔夢文孟長民諸子謀進而舉觴溥致辭焉其頌類宮乎公侯之事大夫之慶也抑本諸

南山乎斯民有懷若子之思未可忘也二者之
義俱存則請爲言生平山川之雲其生無鄉遇
物而呈方珪圓璧大雅之倫取以命才其說曰
杰士之出類有物先之鼓宮而宮應不後時得
其族者醴泉朱草失其羣者在星流矢觀化自
上非士之責爲之解者則曰惡鳥不巢於鳳阿
蒺藜不產于靈囿人苟自糞潔高山大陵井里
之觀也何埃乎今之師然自博翁言之則皆有
餘矣兩浙之文素慕詞學千里同風僑旅曲步

示以坦坦猶疾跛焉踣間而語丈人曰敲弗能
易也聞博翁檄下卽焚故書尋新術顧聖賢道
在無所謂异能奇說也變心易慮遵道而行未
幾而蒸蒸始喞狀太息知向者古人之說通常
可施乃愧未遑矣夫王式之詩不化江公趙賓
之易欲欺孟喜漢人傳經高其一家樹頽建吻
抗不得下凡彼所持各有辨據豈將以爲得富
貴便身圖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千世而不劫
不如持之一朝也各師者紛同道者獎奮議於

天子之前競私其布衣之鄙遭傾跌蒙患難而弗回其志夫固曰道在是也博翁之教始以治其一邑繼以風示四方卒無有反唇而譏儻逸不循者是何謂哉南海北海心理必同比戶而察先王憑焉抑吾黨二三子且听然謂博翁向託空言今乃見之實事此固文翁韓夫子之徒未敢望也況他人哉記有之衽席之上可以成治博翁雖摠一羣士教洽通國錄其生平觀之無異於坐閭門而訓宗族也若馳譽岳降奮祭

歡言則元公彬州之歲足爲今賀溥之墨墨且
慙張老矣

葉必泰稟序

文章之事必先天然次資問學兼其致者號名絕矣否則一亦可以傳此往論也自今言之說復不同往者文稅古今判塗如項羽沛公割界鴻溝彼此爭王互有勝敗今則事歸混一四方拱勢所謂雒陽關中得此則王不然人禽爾夫聖人道一異端自乖管之樊紛倖而得當律之以正皆不可謂順是故天資之說至今而窮也必泰天體奇妙本予夫子傳業聖賢之學自其

襁褓廟見時已知無與並者十餘年來通貫理
區挈而出之年雖少固儒林中一大人也成子
安序筆賦稱爲天人偉器陸士衡賦文極狀難
佛又曰非爲之難知之難晉人之學非有所兼
百王範來者也顧鄭重其說若此況經緯聖學
事功億倍知時人俊論無所容其間矣予於此
道若涉海然晝夜候風不能達也自遇夫子而
始知所津涯然而不敢息也鵬之飛以六月苟
自六月止則世皆可彈而食也魚大萬里設無

變化懇以骨聳也予朝起而求學竟日而不獲
一益則夜且藝予在夫子之門雖不能數與必
泰游今來必泰復歸竊惘惘然顧讀其文而熟
念之古人不遠所云皆學等也必泰具絕尤之
姿殫天下之有循而解節復歸天然其際不可
以言說也一逞而合與數變而合者其功力分
數殊也夫子莅新安久文章治行前所未有也
每觀晦菴先生作述之際低徊不能去于心必
泰其知之矣

壽吳年伯母湯太夫人壽序

崇禎癸酉之夏吳禹玉先生五十五十者祝之始也于是邦人聚而獻祝先生讓曰老母行年七十有五而髮蒼蒼而筋骨甚強天之厚我母也甚請壽吾母太夫人聞之復辭曰惟子富義行學以康子色惟子有男天發其祥呂高大子門邦人祝子順也勿以老婦爲言夫一家之中幼讓其長長讓其老則一家和一國之中小臣讓其大臣大臣讓其君則一國和君子先讓以

明禮斯舉也邦人於先生觀禮焉先生三子長駿公次清臣幼未有名舉止停諦亦兄敵也駿公試南宮第一時未娶婦告之

天子賜馳節還里門太夫人擁孫襪笏甚歡爲問都中起居齟然而咲手縮其髮飲以醇酒明年駿公成婚禮一城聚送致賀太夫人憑高軒望新婦入門燈火夾市復喜謂里毋幸今及見盛事時太夫人年七十有四邦人子欲拜酒上壽先生止之又一年而展觴其說云何人子奉

親視蚤夜察顏色自少逮耄日月漸加苟推其
本皆親之年先生年登五十太夫人善食無恙
孰鞠孰育凡先生之年太夫人所有也先生食
貧養志讀丘索課蒼素文名震動江介顧遭時
遲暮而有子先見子欲爵父父曰有母在則如
何溥曰是又可以告之

天子矣朝廷教孝爵命及士必本父母駿公幸
蚤貴成大名三歲滿秩當奉

詔崇所自出先生與朱太君將被象服如詞臣

太夫人其安之乎在貴思約不忘著簪德媪之
素也同體受命義不敢先令子之分也駿公欲
崇先生必先崇太夫人朝廷欲崇駿公之所生
將崇先生太君必先崇太夫人是一家有兼貴
也先生文尚爾雅當代聲名之士思與並鑑王
路屈駿公使下今秋駕車而南太夫人挽裾弗
令前蓋謂功名鼎達世所炫忌大孫年少兼人
次孫筆復抗大敵寧重器一旦父子俱官將來
炎炎之戒是以邦人知太夫人善訓子孫又稱

其達義能止也先是大夫夫人七十先生亦嘗開
北堂羣宗族舉觴矣衣冠拜毋退而興嘆志在
五鼎笱者孔子之不遇也季孫祿以千鍾南宮
項叔乘之以車二者亦世家所恒也孔子曰非
二子則吾道不行先生乘高祖之懿惠力學者
道爲世方聞門室之內上順下睦太夫人持杖
升眺歡氣無間頌說高爵不言而意深駿公旣
貴歛制益至自賢毋視之適如固有不形損益
然白屋之士通聲巖廊散髮至老非時不顯繇

今而論先生假一遇於駿公以太夫人其亦
季孫之祿南宮之車也可謂偶然哉溥又聞吳
氏爲崑陽上族先生祖裔多公卿鉅人曩以瑩
兆所蔽黷黜者五六十年佞人旣拔今始強奮
一舉而冠天下正士之出與邪乘除太夫人覽
天時察地脉復詳人事福祿不回其在是夫

周其章彙序

其章之文初尚雄達繼尋典要當夫物流競盛
言貴發生昌衍浩富羣辭滿家其章兼有衆裁
鉅體該郁迨義歸摯歛人思節嗇周折規矩不
厭苦難其章稱情而出揖讓中雅庚午之役大
篇廣幅幾霸而跌今者限字程比塗轍峻隘或
疑山不魚鱉澤不麋鹿世之通材亦時詘耶其
章從容默如不改常度及應試歸予讀其文告
受先曰其章素不可方物今之變化益匪所思

限字之文後者勞繩削約者病瘠墨賴有其章
兩家之懷通矣往者維斗爲南國舉首吳中論
人物科第謂當繼王文恪先生其章實心慕之
今亦幾得復聲望不減凡人志量豈徒然哉其
章天資奇穎晝夜攻苦不倦縱筆爲古文詩歌
直須與耳發言無不潭妙時義一道視爲游戲
擘紙立書淺深豐儉因人之情各極其則夫公
卿之器遇或以時要其大略少成已然若其章
者童子時已足相命不俟今日也其章旣冠

經簡服約身貌同寒士邦人咸誦爲年少能自
持不敢以富貴輕量予謂此何易視其章其章
之才可以著書通經術稱大儒其志行足以易
風俗明人倫行而不怠社稷賴之豈僅恂恂鄉
里以善人自全乎且興行之士創造一家常患
無徒今伯兄序九中表二爲逸休皆國之令士
修古業以振衰敝古云兄弟天生之羽翼予觀
兩家羽翼成矣何所不勉焉管安定先生讀書
泰山爲世大師天子下其學規行於海內其章

兄弟乃其苗裔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在
是乎

程楚石程墨選序

今日之文限字善矣莫若擇字譬制器焉匠人操斤準節長短尺寸之數如其規矩使藉能液散不選良木物必速敗然擇字有方必先道古敝敝而求宋人之刻楮業也以難爲高不避深阻隱侯之所賤也齊景公病疽羣臣入而撫之公問其狀高子喻火晏子喻日意無以異顧其言君子野人彘矣辭命之間一語失倫躡者交詬况彌綸衆家登之簡策乎楚石執其說以量

程墨其猶匠氏之意哉辭法兼者上也得其一
者次也兩者皆劣卽弃而不顧得無慮標杜見
夢乎晉有問麟者答之曰麟如麟問者怛怛而
坐語以麀身牛尾鹿蹄馬背則霍然以辭程墨
具是殆告以麟之形容矣俗言若麤夫何異哉

孫大宣橐序

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非眇勁言橐漸也以陰
文字千日之積一日之通其道猶是當夫積者
默默物化不關其懷四時不形其意其視聲名
猶委土也迨通達能應榮聞周隨御者固然以
諸懷近則巧者詘心夸大變慮矣大宣閉門論
誦數更寒暑間苦疾病謝絕朋與邊而著撰每
歲卷許出以示人人爭傳慕謂不睹其面但讀
其文朱桃稚沈麟士其右是乎然大宣靜澁更

甚曰女惡丹華書惡淫辭貌文以色非予好也
凡文再遷讀者輒驚曰其歌采菱乎延露陽局
胡爲乎來其庭抑朱曠乎孰與之折秋蟲之羽
解嶰谷之竹夫成車於室與驅車于途非獨勞
逸殊得失亦倍教人靜者兒說之解閉結也教
人動者說在東郭之馬園也世皆契契而求俛
視不察大約得之于內若執衡然名聞于邦國
之大夫而不樂以聲達言成數千都人士爲之
賦綠衣三百而心情不可以外傳今之一發而

當其素履也功名之大及身而止以德自造其
流無疆儒行之稱如此者數矣大宜有此盡行
乎哉

題黃石齋先生贈徐振之詩

久不讀黃石齋先生詩意中忽忽不樂強以唐人壓之如挾文選臨東坡難相下也此見贈徐振之十韻又追送大峰巖十六韻覺風人在是非河漢矣管昌黎伏處陽山區冊自南海挈舟訪之喜送以序先生家隱不異昌黎漳又閩嶺奧區去吳五千里振之躡屐從游致與區生等先生手篆圖書一方屬振之貽予頃旣作跋用署紙尾古字蚪盤飛鳥翥躍猶然列峰面目也

癸酉行卷定本序

今者京國之試四方獻疑者咸以子常麟士介
生勒卣不遇爲言旣得乙卷姓籍麟士名在其
中予同門徐無所千里寓書深于太息近見郭
柯汾所閱子常卷矜許最高當領一經不知何
以復落勒卣卷已廢矣楊羽君覆視驚歎稱爲
未有繇此言之四子之中遇者三人矣所不果
者時耳豈戰之臯乎乃四子抱書論述無所怨
譏悱鬱間以貴人之篇徵其差第亦受而不卻

予于是益感其用意之忠厚教人者無已也介
生之選博引羣材不沒小善勒旨論尚風格裁
東西兩京而止子常麟士則本理切物納天
下于規矩旬日之間選凡三見名家先總見聞
程墨采覽當世行卷復整齊大雅義嚴而法其
說曰仁義之言求其備非法之辭去其甚我錄
乎中正者而已矣然人心方動上之人強以法
操雖大震之弗中止也宋初競尚楊劉而伯長
仲塗獨宗韓柳眉山之文禁于紹聖而其言益

貴文之至者抑之彌揚沉之彌著所必然也今
者耆長有名乏倫暫就屈伏顧學其說師其一
家者遑遑奮迅得氣所在通達出所爲文示當
代繩墨議論原本先舊未嘗乏絕可謂非吾鄙
之功哉嗟乎不行封建不可以井田不修學校
不可以選舉今天下庠序之法壞矣猶幸有私
居之論足以正其是非傳于不墜不得已而假
時文以行之託飛鳴之言寓憂閔之志非四子
又誰望焉

趙我完橐序

我完辭家客游涉朱方抵邗溝載其文以行哀
重不能舉乃取近所爲四書大易諸橐各以十
篇布之刊刻所以便卷握通賓客也我完述造
十年文凡數變邇者誤論一歸清簡夫隣寒思
煖當炎浴涼物之必情以今能言之士徧布天
下淵珠荆玉所在成市不制之以規矩示之以
省要無所命高捨其舊常尸祝先士非獨法令
宜然人之好惡已先見之我完言同氣會識在

衆前體要漢京以發今作視世所推引鈞銖之
覺又復差異咎魯連屈田巴于稷下百世而後
臨淄侯慨然慕之排折孔璋嘯訶季緒自喜論
當以我完相較鍾期之歎知不妄發也至太易
昏蕪玄老皆病得此十章如聞鍾鼓援類其餘
虞翻不歎予以尊酒餞別聊復寓言篇首知予
志者誦言婁江師我趙子當不徒在壇場之間
辭命之際矣

壽李母沈大君五十序

世家之苗裔通人之令德誦非及身必徵後代
扶風之子孟堅著史定遠立功大家左右女憲
續兄之書聿光東漢遂使祖姑健仔不得專有
徽烈龍門窮愁放發成一代之文子姓不顯然
女爲楊丞相夫人生子猶能讀外大父書文章
克似司馬甚矣作法有基男子之子女子之子
俱稱傳人矣李子寅生從予游癸酉孟秋以母
氏五十乞言四方爰徵世牒母固松陵上系僉

潘沈定庵先生少子也松陵與禾城烟水接望
百里其中名人高門麟角駢會沈李寔稱大姓
孝廉伯遠先生與定庵先生詩歌往來各以古
人相期遂許姻盟霞舉爲孝廉長君角犀豐盈
十許歲即善柔翰放筆爲鍾鼎文字咸中法律
定翁見甚器重少女歸焉爲今太君詩曰鍾鼓
樂之蓋言君子淑女各得其所也霞舉旣獲令
匹居室益修上順父母下逮僕庶中睦宗人霞
舉婚十年未舉子太君爲卜旁御霞舉難之卒

強之然後舉子乃今寅生也李氏閭閻累代子孫藩出歲時祭先祖廟堂備俎豆禮器法以長子主之立田供事未幾將廢霞舉力修先緒太君出裝資鸞環珥佐成其業祭法復舉夫嗣續之大遠紹元祖高曾世守賴以不絕譖僣五廟大夫士庶人以次降殺德流光卑非是不享既有令子聲聞高明或懼中墜不造來葉徧食上祭曠焉失時咨諸長者則曰無田同土相恤義當有弔今太君先其大者二事畢全曰予寧無

財無恫宗公子寧下人必冒其後兩者兼觀雖
南國季女晉卿內子道猶是矣霞舉博通寡遇
黨姓交刺慮鼓衰而竭太君勉以遵時養晦使
整車甲以需有秋兼朝夕命寅生堂上鷄鳴受
書安絃合雅年未二十通聲賢豪一輩聆歎期
爲儒者予曰從夫而貴同從子而貴同婦人之
職也相夫子以義不言貨財教子以成人不言
干祿非世之賢者不至也太君爲婦則歌關雎
爲母則本曲禮關雎始和曲禮始敬惟敬與和

承承繼繼可以承老不得其說而盛言節儉追
美組紉猶之遵豆之事有司之守非所語于君
子之大也

龔毋吳孺人節孝略

吳處士從吾有聲練川以老成爲諸生祭酒一女適龔孟揚孟揚婁東人徐姓育于龔故龔姓少從處士學處士器之甚遂字以女今女年六十稱龔毋吳孺人矣孟揚耆讀書亡何病死孺人哭泣不食誓節從當孟揚未亡時業最闕先世田宅多假售人孺人出裝篋易之業復起既亡龔之族人則曰田宅我固有也孺人不與爭孺人無子讓田宅則益貧族有當嗣者不爲嗣

乃復歸父母家手治麻絮約飲食買地葬孟揚地高仰嗚呼悲已予本其略爲之論曰

烈女之事載于詩書其絕年命毀去體者無論論其大者抱子而泣不墜苗裔竭力孝養其家之大人憐之俛仰同甘苦亦可不困冀毋無子又勞不見恤不已甚哉母多兄弟從弟無懷歎歲病瀕死又無母毋謹視之得不死今母老復歸父母家無懷與雲衢綿慶無翼諸兄弟亦事之最恭吳博士存吾處士弟也博士事處士如

父視母如已女博士坊母益痛悼不自勝嗟乎
不有夫子則孰與之俱生不見憐于尊章則孰
與之俱安有父而父亡有從父如父而從父復
先母而亡母之一身可謂窮已予聞母事舅姑
以孝稱舅姑欲易其志慄見顏色終不敢疾聲
發號既歸父母家孟揚生時田宅譏不敢問欲
請後復不可得夫忠臣履信而被疑孝子立誠
而受謗烈女之志感天地動金石而不能發意
於家人若母者又古人所哀已龔生墓在城北

二十里乃母獨爲之積十年後成不有女子無
以存男子母卽無子彼孟揚者亦何嘗死哉